

日影行□小恩 像透了瑞士的 草千里

草千里中的許多地方，分明是有意「加工」的，不過，無論怎樣，它仍使只看過元朗平原的我十分興奮，心懷也為之開擴！

自南下九州後，團友們就顯得提不起勁，因為不再有他們最感興趣的大都市，也沒有什麼古蹟勝地可開眼界。沿公路向前走，往往一兩個鐘頭都只見山坡、草原、藍天、白雲，怎不叫他們把心一橫只管在車裏睡覺？可是，快到阿蘇山時，情形可不同了，誰不抖擻精神看看這世界著名的活火山呢？

其實，向火山進發的路上，就已經夠好看，因為公路是穿過一個草原、兩個火山湖，才到達阿蘇山的半腰。日本人給草原起了個很夠氣派的名字：草千里。據說是個牧場，果然，在公路旁邊，或草連天的老遠一角，都有三五成羣的牛馬，悠閒得無可再悠閒地在放牧，又沒有牛郎馬童看管。有的擺着尾巴只管吃草，有的就懶得動也不動在那兒躺着，如此景緻，真像一幅西方田園油畫。一個會到過歐洲遊的團友說，眼前景物，跟瑞士沒兩樣，尤其是一兩座歐洲式山間小築，一下子也叫他忘了自己身在日本。到了火山湖附近，草原就更遼闊了，幾個馳馬者在一片綠中，顯得草千里蒼茫無涯。日本就是這樣的，人家有什麼，它也要有什麼，雖然小得多，可是倒裝得像樣子。草千里中許多地方，分明是有意「加工」的，不過，無論怎樣，它仍使只看過元朗平原的我十分興奮，心懷也為之開擴！

走完一大段沉厚的綠，要轉乘特備的巴士上阿蘇山山腰。深褐色和赤黑色的火山岩，加上揚起的灰塵，使人感到山的苛嚴。不久，車子停下來，日本導遊員十分權威地一定要我們在一所破屋前齊集，為的是聽一個日本人嘖嘖咕咕的「演說」，我們還以為宣佈什麼入山守則，後來才弄明白原來是兜售明信片，真給氣得啼笑皆非。

阿蘇山頂，沒有路可通，要上去就得跑路，這把團友嚇壞了，因為山路又長又陡，山氣又寒又濕，我們又沒有準備爬山裝束，於是一聲「不上也罷」，決定下山去。但我們有四個「主行派」，認為既到山腰也不上頂，實在一大損失，團長只好讓我們隨上山大隊去，而他們就在車站休息，等我們回來。

說真話，山中溫度很低，我穿上了毛衣雨襖，還冷得直發抖；加上時間限制，必須用跑步方式上山下山，才趕得上歸隊，這對於我實在是個冒險。但當我看見幾個老得連腰也彎了的日本人也大步大步跑，不知道那裏來的勇氣，便一咬牙拚命跑，雖然落在最後，還能依時到達。

站在活火山口的邊緣，風把我吹得搖搖擺擺。霧又迷離，真有點飄飛的感覺。據說，每年總有幾對情侶，在這絕頂雙雙跳下火山口去，日本人認為這是浪漫的自殺方式。喘着氣，迷迷糊糊，我只拍了一幀照片，拾了一塊岩石，又要跑下山去了。回到旅遊車，我們便繼續九州橫斷的旅程，可是，沿途有什麼可看，我也不知道，因為還在喘氣，而且，山上稀薄空氣弄得我有點暈眩，耳朵痛得像針刺一般，只希望快些到達旅店，好好休息一下。

以後，每次，想到阿蘇山，想到那幾個上山老人的背影，想到自己不中用的身體，就不禁十分慚愧了。我必須記取：要幹什麼，也該先抓住健康！